

颱風的本字(中)

李 榮

V 【屈大均(一六三〇年——一六九六年)《廣東新語》卷一§9《風》^①】……餘則夏秋之交多颶。……《三國志·吳志·陸胤傳》云:〔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:“……蒼梧、南海,歲有舊風、障氣之害,風則折木飛砂轉石,氣則霧鬱,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,風氣絕息。”……風之起,潮輒乘之。諺曰:潮長風起,潮平風止。風與潮生,潮與風死。……

W 【同上§10《舊風》】南海歲有舊風,亦曰風舊,蓋颶風也。其起也,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,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,而俱至南乃息,謂之落西,亦曰蕩西,又曰迴南。凡二晝夜乃息。亦曰風癡。……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。諺曰:六月無聞北。北風為正風舊,東風為左風舊。風舊以鐵颶為大,無堅不摧,故曰鐵。迴南時勢尤猛烈。……颶者,具四方之風也。……颶又懼也。……其發也,先期數日,有聲微作,作而旋止,急而旋緩,謂之練風。於是炎雲鬱結,雷聲殷殷。有虹欲斷欲連,下飲海水。海潮聲吼怒,波浪沸騰,礮石搏觸。有濁氣凝結成破布,或若爛苔,遍流而北。水鳥驚飛,木葉南側。於是颶風作矣。益之以暴雨,以驚潮,則其勢彌暴。屋飛於山,舟徙於陸。顛仆牛馬,摧拔樹木。海水湧高數丈,洋田浸沒,鹵鹹所留,稼穡不育。是之謂鐵颶。

X 【同上§14《舊雷》】雷州之俗,以雷在春前者為舊雷,交春為新雷。歲除時,舊雷與新雷相接,其占為明年大稔。有詠者云:臘底雷鳴是舊雷,新雷聲向歲朝開。舊雷之稱奇甚。雷州有舊雷,瓊州有舊風,可以並舉。

Y 【范成等修,一七四七年刻本《臺灣府志》卷十三 13—14】颶風乃天地之氣交逆。……六月有雷則無颶。諺云:六月一雷止三颶,七月一雷九颶來。《海外紀略》|占颶風者,每視風向反常為戒。《裨海紀遊》〔李榮注——自本條至b條,小字皆元注。〕

Z 【一九二五年刻本《平陽縣志》卷十九 1—2《風土·氣候》】《甌江逸志》載:溫州自夏徂秋,……既而暴風起,其色如煙,其聲如潮,振動天地。以上《逸志》原文 其大者發屋拔木,壞垣飄瓦,大雨傾注。甚或挾潮決隄而入。古謂颶風,俗謂風颶,亦謂風癡,亦名風水,歲或一見,或再三見,間或無之。若夫尋常飄忽,風過而雨傾,雨霽而風作,一日之間,晴雨數十次,則俗名洶浪一作颶浪,無歲無之。入秋謂之秋霖,其風始發於東北,微者一晝夜,甚者三數日。已而復有西南之

① 《廣東新語》據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排印本。此本用阿拉伯數字標明節的次序,本文引用時標明哪一節。本文引用的三節已據“文匯堂藏板,拾芥園發兌”本校對,沒有異文。(本文他處一律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葉碼。)

以下三行應移作本文 1990.244 Q 條腳注

乾隆辛巳(一七六一年)重修《潮州府志》卷九第二葉上半葉第四行起,到下半葉第二行止節引《廣東新語》§10《舊風》三段(本文未引用)。《廣東新語》在乾隆三十九年(一七七四年)遭清政府查禁。《潮州府志》光緒十九年(一八九三年)重刊本把這三段刪去,因此出現九行空行。附注於此,以免讀重刊本者懷疑。

風，反以報之。或一晝夜，或三數日，或一轉即止，俗謂之回南。凡風癡必得回南，始得靜定。每風雨作則無雷，惟得雷而後可測霽止之期。……其風期則俗諺所謂“六月怕盡，七月怕半，八月怕初。”過此則無虞矣。然亦有五月即遇颶風者，此不常有耳。據《甌江逸志》改

a 【同上3】《氣候·附農謠占候》春報頭，冬報尾。採訪 俗謂狂風日報。春報雨前，冬報雨後。

b 【同上4】五月初一鳴雷壓九颱即颶風，七月初一鳴雷風颶來。採訪

c 【一九三一年刻本《番禺縣續志》卷二 52】打風舊 《三國志·吳志[陸胤傳]》：“蒼梧[、南海]，歲有舊風、障氣之害。風則折木飛砂轉石。”廣州所謂“打風舊”，蓋折木飛砂轉石者也，即《吳志》之言“舊風”也。“風舊”二字甚古，俗寫“風舊”為“風颶”，不知“舊”為本字耳。

d 【一九二七年鉛印本《東莞縣志》卷十二《方言下》1】颶風謂之風舊 按《三國志·陸胤傳》：“[蒼梧]、南海，歲有舊風、障氣之害。”“風舊”之語始此。

e 【一九二九年刻本《順德縣志》卷一《輿地》19】方言謂太陽曰熱頭。颶風曰風舊。

參 有關颶風各種名目史料的說明

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南越志》說到颶風的A條，是討論相關問題經常引用的史料，有的是明引，有的是暗引。《南越志》元本已逸，作者劉宋沈懷遠，生平不詳。A條第一句“熙安間多颶風”，熙安為劉宋時廣州南海郡領縣，文帝立，南齊因之。百納本《宋書》卷三八 23-24 與《南齊書》卷十四 20，劉宋文帝元嘉元年至三十年相當於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。

“颶”從風從具，古書中有時誤作從風從貝。楊慎（一四八八年——一五五九年）是非顛倒，居然以為從貝的是正字，從具的是誤字。《四部叢刊》據宋本影印的《太平御覽》卷九6作“颶貝具”，字形不誤。假如字形從貝，下文就無法通讀了。“具四方之風”指颶風的風向連續轉變。O條所說“可避四面颶風”與“可避兩面颶風”，都是說風向連續轉變。B條《集韻》暗引《南越志》，“颶貝”兩字同音，都收到遇韻，可見“颶”字從“具”。A條下文說颶風“一日懼風，言怖懼也。”“具四方之風”與“言怖懼也”是颶風得名的兩種說法。這話只有“颶貝懼”同音才讀得通。還有最重要的是“颶風”上海叫“颶風”。本文引用的颶字，凡是誤從貝的在右上角加星號*。

C條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南越志》“永嘉人謂之風癡”，可以補充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。（《康熙字典》編了五年，序題康熙五十五年[一七一六年]，當時《南越志》可能已逸，引文出處待考。）D條大概根據《康熙字典》轉引。

從唐宋以來，書面上一直通用颶風，如EFB三條。

GH兩條是宋代的“癡風”的史料，IN是兩條明代的“風癡”的史料。

G條徐兢（一〇九一年——一一五三年）奉使高麗在宋徽宗宣和五年[一一二三年]，次年書成，序題宣和六年[一一二四年]八月六日。書中列“癡風”為洋中三險之首。

H條《遜齋閒覽》元書已逸。《象山縣志》引自何書待查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《讀書逸叢書》本卷三下 13：“《遜齋閒覽》十四卷，右皇朝[宋]陳正敏崇觀間撰，正敏自號遜翁。”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《聚珍版叢書》輯《永樂大典》本卷十一 15：“《劍溪野語》三卷，延平陳正敏撰，自號遜翁。別有《遜齋閒覽》十四卷，未見。”涵芬樓排印本《說郛》卷三二 1：“《遜齋閒覽》十四卷，范正敏，福州長溪縣令。”“范”字大概是“陳”字之誤。延平今福建南平，長溪今福建福鼎、霞浦一帶。“崇觀間”指宋徽宗崇寧[一一〇二年——一一〇六年]、大觀[一一〇七年——一一一〇年]之間。本條要點在於作者閩人，云閩中“俗號‘癡風’”。

I條所引萬曆《溫州府志》據《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》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五年，北京刻于萬曆三十三年[一六〇五年]，所引《瑞安縣志》未說明年代，引文均待復核。

如：K L M 四條所示，“風颭”見于《顏臣》，“風台”見于《荔鏡記》，“風颭”見于《顏臣》與《荔鏡記》。《荔鏡記》全名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》，日本天理大學出版部一九八〇年影印，收入《明本潮州戲文五種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。《荔鏡記》上欄增入《顏臣》，書末後記題嘉靖丙寅年[一五六六年]，書商為“本堂余氏新安”。

N 條朱國禎(一五五八年——一六三二年)在勞大興之前。勞文據朱文而略有刪改，方志有時引用勞文。所以上節 N 條以朱文為主，以勞文校之。^②

P Y 兩條引用的《臺灣府志》，都根據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影印的《臺灣府志三種》，一是蔣毓英修的。臺灣在康熙二十三年[一六八四年]設府，蔣為首任知府(一六八四年——一六八八年)，現在姑且把蔣志年份記為一六八八年。二是高拱乾等修的，康熙三十五年[一六九六年]刻本。三是范咸等修的，乾隆十二年[一七四七年]刻本。

Q R S 三條一七六一年《潮州府志》說潮州山有瘴而海多颭，颭的名目有舊風與風颭，又說颭風俗稱鐵風節。

“颭”字後起，不見于舊字書，有人以始見于 T U 兩條林謙光《臺灣紀略》。林為福建長樂人。該書 8 提到“庚午榜”，可見作于康熙二十九年[一六九〇年]之後，距離 J 條《顏臣》的“風颭”已經一百二十多年。《臺灣紀略》用《龍威秘書》第七集本。

本文查《方言》1990.241 說：起颭風廣州叫打風舊。V 條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首先指出，《吳志·陸胤傳》云，南海歲有舊風之害。W 條說：“南海歲有舊風，亦曰風舊，蓋颭風也。……亦曰風颭。”二十世紀初修的方志，c 條《番禺縣志》，d 條《東莞縣志》，e 條《順德縣志》，都把當地方言裏的“風舊”跟《吳志》裏的“舊風”聯繫起來。現代方言與古籍印證，可見前人以為《吳志》的“舊風”當作暴風的說法是錯誤的。參看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卷六十一 15 引何焯與盧明階說。

“風颭”分布于閩語地區。平陽在浙江省東南角，鄰接福建省，在吳語閩語兩方言區之間。所以 Z 條《平陽縣志》列舉閩語吳語的颭風各種名稱最為詳備：“古謂颭風，俗謂風颭，亦謂風颭，亦名風水”。(就現在所知，只缺少上文 H 條所引婁元德《田家五行》裏的“風潮”。) b 條平陽農諺有“颭”與“風颭”。(平陽縣今分屬平陽與蒼南兩縣。)

② 明史卷二四〇 21—22：“朱國禎，字文寧，烏程人。萬曆十七年[一五八九年]進士。……崇禎五年[一六三二年]卒。”《湧幢小品》卷十四 17：“記得先慈嘗言戊午[嘉靖三十七年，一五五八年]歲朝，夢太守至家編役，寤而余生。”又卷二六 11：“丙午年[萬曆三十四年，一六〇六年]，余在南中。有高明字者，談多奇中。謂余距在後丙辰丁巳二年。且曰：過丁巳[萬曆四十五年，一六一七年]秋，或可免。蓋剛六十之期也。”兩處都說作者生于一五五八年。

《湧幢小品》卷首有《自敘》，不記年月。敘後有《湧幢說》，記“己未年八月”。己未為萬曆四十七年，公元一六一九年。卷二 1《年號》條云“今上天啟”，可見本書寫定，實在天啟年間。天啟元年至七年為公元一六二一年至一六二七年。

《四庫提要》：“勞大興，字宜齋，石門人。順治辛卯[一六五一年]舉人。官永嘉縣教諭。”《甌江逸志》14：“崇禎甲申[一六四四年]，何家園居民有雞雛四足，送余驗視，未幾而寇變至矣。”又 11：“宜齋曰，康熙甲子[一六八四年]六月廿九日，狂風大起，拔木飄瓦，人人驚恐，幾得二日耳。乙丑[一六八五年]七月十六日，天氣忽變，驟雨狂風，或晴或雨，幾至月餘。真有如前所云者。兼之濕熱困人，不能終日，苦不可言。日候雷發，杳不聞聲。所云秋冬相慶，何未爾也。書此以誌問。”

《湧幢小品》據《筆記小說大觀》第十三冊影印上海進步書局二十年代石印本江蘇江陵古籍刻印社，一九八四年。《甌江逸志》用《龍威秘書》第七集本。本注引的“宜齋曰”一段，接正文 N 條引文“大事海濱多有之”之後。

肆 颱風在方言裏的名稱

書面上向來通用“颶風”，所以貳叁兩節題目也用“颶風”。現代書面語通用“颱風”，所以本節的題目用“颱風”。用作泛指的主題，這兩個名目所指是相同的。

第壹節着重說明閩語的“風颶”與吳語的“風癡”同出一源，已經提到若干方言。本節補充第壹節所說，上文提到過的就一筆表過，不重複了。

先從閩語說起。這裏主要討論方言記錄所反映的方言變化。《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》上冊本書編寫組編，一九六二年 24 說：舊方言詞“風颶”受普通話影響，出來新方言詞“颱風”。

《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》廈門大學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，一九八二年 751—752：

【颱風】*táifēng* | 【颶風】*ɕt'ai ɕfɔŋ* 【風颶】*ɕfɔŋ ɕt'ai*

前為普通話條目，用拼音方案記音。後為廈門話注釋，記音方法改用音標加調類符號。

中島幹起《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》日本東京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，一九七九年 4：

【颱風 storm】福州 *ɕt'ai-ɕhuŋ* (颶風) | 東山島 *ɕhoŋ-ɕt'ai* (風颶) |

潮陽 *tsoŋ' ɕhuaŋ-ɕt'ai* (□風颶) | 引者加調類符號，□當作做。

廈門記錄新舊兩種說法。福州只記錄新方言詞。其實今天福州經常用的是風颶（音見上文第壹節）。從早期的記錄可以證實福州、廈門本來都說風颶。R. S. Maclay 與 C. C. Baldwin 的《福州話拼音字典》^③ 259: *ɕhung ɕt'ai*, a typhoon, hurricane. 元本無漢字，後來 S. H. Leger 的增訂本^④ 加上漢字“風颶”。C. Douglas 的《廈門話英漢字典》^⑤: *ɕhong-ɕtai*, a typhoon. 元本無漢字。

蔡英豪《潮汕熟語集釋》潮汕方言研究會刊印，一九八八年 7：

【兩壓風颶】預報颶風即將登陸時，如提前下了一陣大雨，則颱風常常刮不起來。“兩壓風颶”用于比喻制止可能發生的鬥毆事故。

這條熟語本身用方言“風颶”，解釋用普通話“颱風”，明白反映出普通話對方言的影響。

其次說到吳語。現在主要是補充上文說的，大致從南到北。

溫州、台州到象山都說“風癡”。上文《方言》1990.242 溫州“打風癡”記為 [taɪ fɔŋ ts'ɿɿ]。有讀者來信告知，拙文《中國語文》1989.420 引《浙江吳語分區》64，“打”字樂清、平陽、文成、瑞安四處作 [t'a]，永嘉作 [t'e]，溫州作 [t'ie]。鄭張尚芳告知，“打風癡”溫州老派為 [t'eɪ fɔŋ-l ts'ɿɿ]，新派為 [t'ieɪ hoŋ-l ts'ɿɿ]。

溫嶺話說風癡，是根據作者本人說的。最近從椒江市來了兩位三十左右的年輕人，他們都說“颱風” [deɪr fɔŋ]，說是從廣播、電視學的。“颶”字讀濁聲母陽平，當然是從普通話陽平折合來的。

《舟山漁志》本書編寫組編，海洋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 50：在舟山，漁民習慣上把由寒潮侵襲而形成的大風（風向多是偏北）叫做“暴”李榮棠：本地話當作“報”，把“颱風”叫做“風水”。方松熹告知：舟山年輕人說“颱風”，老年人說“（做）風水” [(tsauɪ) fɔŋɪ sɿɿ]。

湯珍珠告知：寧波市區一般人說“颱風” [ɕde ɕfɔŋ]。不過“颱風”鄉下頭勿大講，只曉得

③④ R. S. Maclay and C. C. Baldwin,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. Foochow: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, 1870.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S. H. Leger. Shanghai: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, 1929.

⑤ Carstairs Douglas,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. New edition. London: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, 1899.

“做風水”。寧波還有“做燥風水”的說法。前者是大風大雨交加，後者有風無雨。

許寶華、湯珍珠等《上海市區方言志》上海教育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 152, 155：“颶風”[dzyɿl fɔŋɿr] 是本地話，“颱風”[dɛɿl fɔŋɿr] 來自普通話，但目前已常用“颱風”，所以把“颱風”列在“颶風”前面。最後列“風潮”[fɔŋɿr zɔɿl]，注云“夏季颱風”。此注似太窄，參看上文 H 條引《田家五行》。本文上海發音人今年五十六歲，早年住在上海，他只說“颶風”，記音法依照《上海市區方言志》。

湯珍珠告知，上海郊區奉賢、南匯、嘉定都說“風潮”[fɔŋ zɔ]。嘉定的發音合作人說：“颱風”[ɿde ɿfɔŋ] 是氣象台確定的，“風潮”可以包括“颱風”與狂風暴雨。

許寶華告知，海門縣四甲埭音霸（以前屬南通縣）颱風說“風潮”[fɔŋ ɿdzɔ]。

現在說到粵語。本文廣州發音人今年六十四歲，早年住在廣州，“起颱風”他說“打風舊”。據上文 V W X 與 c d e 等六條，“（打）風舊”的說法見於《廣東新語》與番禺、東莞、順德三處縣志，並且可以追溯到《三國志·吳志》的“舊風”。有本番禺譚季強編的《分類通行廣州話，附百家姓同音字表》，三十二開本六十六面，每面十五行，每行三十一字，無成書及出版年月。該書《（三）地理類》12 說：“由九一八事變到現在，日本佔住東四省”，可見成書在一九三三年之後。《（二）天文類》7 說：“民國十一年六月初十日晚，即係新曆[一九二二年]八月二號，汕頭打風舊。”可見三十年代，“打風舊”還是通行的廣州話。不過現在廣州年輕一輩似乎已經很少用這個說法。一位元籍潮州久居廣州六十五上下的朋友，說他不知道這個說法。後來他問他元籍廣州並且長住廣州的太太，才證實廣州話的確是說“打風舊”。

從廣州話我們過渡到珠江三角洲三十一處方言，請看表一。

表一 颶風——珠江三角洲三十一處方言

據詹伯勳、張日昇等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》廣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 4

廣州 香港 澳門均市區	颶風 t'ɔi fɔŋɿ	香港新界錦田	風暴 fɔŋɿ puɿ
番禺市橋	— t'ɔi fɔŋɿ	增城縣城	蛟仔過天 kauɿ tseiɿ kuɿ t'ɛŋɿ
三水西南	— t'ɔi fɔŋɿ	高明明城	風颶 fɔŋɿ kyɿ
佛山市區 順德大良	— t'ɔi fɔŋɿ	鶴山雅瑤	風颶 fɔŋɿ kuɿ
斗門上橫水上	— t'ɔi fɔŋɿ	江門白沙	風姑 fɔŋɿ kuɿ
南海沙頭	— t'ɔi fɔŋɿ	中山石岐 珠海前山	風胎 hɔŋɿ t'aiɿ
花縣花山	— t'ui fɔŋɿ		
從化城內	— t'ui fɔŋɿ	從化呂田	颶風 t'ɔi fɔŋɿ
東莞莞城	— t'ui fɔŋɿ	東莞清溪	颶風 t'ɔi fɔŋɿ
寶安沙井	— t'ui fɔŋɿ	深圳沙頭角	發風颶 pɔtɿ fɔŋɿ ts'aiɿ
台山台城 斗門斗門鎮	— hɔi fɔŋɿ	惠州市區	風颶 hɔŋɿ t'aiɿ
新會會城	— hui fɔŋɿ	中山南朗合水	風颶 fɔŋɿ t'aiɿ
開平赤坎	— h'ɔi fɔŋɿ		
恩平牛江	— h'ai fɔŋɿ	中山隆都	風颶 hɔŋɿ t'aiɿ

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》的《凡例》把三十一處方言分為三類：廣州至珠海前山等二十五處是粵方言，從化呂田至中山南朗合水等五處是客家方言，中山隆都一處是閩方言。這大概是編者依據若干標準分的類，單就“颶風”一條而言，若干處方言的分類還可以調整。表一也分成三類，兩類之間用空行隔開。不過前兩類內部各方言的次序略有更動。

表中橫線“—”表示同上。三十一處方言中有二十處方言說“颶風”，左欄十八處加上右欄

的從化呂田與東莞清溪兩處。這二十處颱風的颱風都讀陽平，顯而易見的是模仿普通話。惠州市區與中山南朗合水、中山隆都三處方言都說“風颳”，“颳”字都是陰平，是閩語或受閩語的影響。中山南朗合水“風颳”的讀法可以說是粵語加閩語，或客家加閩語的複合，因為“風”字讀 [f] 聲母。中山石岐與珠海前山的“風胎”其實就是“風颳”，不過換個寫法罷了，兩處跟中山隆都一樣，都是閩語。深圳沙頭角說“發風颳”，見下文。

高明明城說“風颳” [fɔŋɿ kyɿ]。“風”字 55 調，是陰平作前字的讀法。據詹伯慧、張日昇等《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》（新世紀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 50—55），“颳”字跟“具懼”兩字同音，跟“住樹遇寓喻裕”等字都是 21 調。（《詞彙對照》本處聲韻調表無 21 調。）

鶴山雅瑤說“風颳” [fouŋɿ kuɿ]。據《字音對照》，[kuɿ] 這個音是否“颳”字待考。

江門白沙說“風姑” [fɔŋɿ kuɿ]，兩字都是陰平 23 調。以上兩處後字在來歷上有無關係待研究。

香港新界錦田說“風暴” [fɔŋɿ puɿ]，前字陰平 23 調，後字去聲 32 調。本處去聲不分陰陽，不能用來鑑別古聲母清濁，因而不能確定這裡的“風暴”與“風報”有無關係。又本處“風暴”的“暴”跟“暴雨” [pəuɿ yɿ] 的“暴”不同音，但跟“菴雞仔” [puɿ kəiɿ tsəiɿ] 的“菴”同音，也跟“步”字同音。

增城縣城“蛟仔過天”的說法跟其餘三十處都沒有關係。

如上所說，就“颱風”的說法而論，從化呂田與東莞清溪當屬粵方言，中山隆都、中山石岐、珠海前山與惠州市區四處當屬閩方言，中山南朗合水“風颳”的說法可以說是粵語加閩語，或客家加閩語的複合。剩下一處沒有討論的是深圳沙頭角的客家話，現在拿他跟另外兩處客家話對比。

深圳沙頭角 發風颳 pɔtsɿ fɔŋɿ ts'aiɿ

D. MacIver and M. C. Mackenzie, “廣東客家”^⑥ 風差 ɿfɔŋ ɿts'ai

橋本萬太郎，平遠、蕉嶺、興寧、五華四縣客家^⑦ 風差 ɿfɔŋ ɿts'ai

深圳“發風颳”的“發”相當於廣州“打風舊”的“打”，都是動詞；“風颳”的寫法可能受閩語影響。“風差”的“差”是寫的同音字。透過字形，就字音而論，這三處的 [ɿts'ai] 跟閩語的 [ɿt'ai] 只有聲母不同。考慮到古徹母閩語讀 [t'] 客家讀 [ts']，不禁令人設想，客家的 [ɿts'ai] 也是從“癢”字來的。比較“泉梓柿”三字“廣東客家”的韻母也是 [ai]。

泉 胥里切 心母止韻上聲 'sai 泉布 'sai pu' 一種麻布 《廣東客家字典》 663

梓 阻史切 莊母止韻上聲 'tsai 渣梓 ɿtsa 'tsai 899

柿 組里切 崇母止韻上聲 'sai 柿餅 'sai 'piəŋ 663

據《字音對照》106 與《詞彙對照》79，深圳沙頭角“梓” [tsaiɿ]，“柿餅” [seɿ piəŋɿ]，“泉”與“泉布”未收。四縣語料較少，“泉梓柿”三字都沒有收。

從本節上文所說，在“颱風”的說法上，普通話對閩語的影響跟對吳語、粵語的影響不同，這是由方言本身的性質決定的。閩語的“風颳”與吳語的“風癢”雖然同出一源，由於語音演變，閩語“風 ɿt'ai”與吳語“風 ɿts'ɿ”，面貌已經大不相同。所以吳語所受普通話的影響跟粵語相同，反而跟閩語不同。平常說閩語的人，以為普通話“颳 [ɿt'ai] 風”跟本地話“風颳 [ɿt'ai]”，

⑥ D. MacIver, A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, Hakka-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-tung province. Revised and rearranged by M. C. Mackenzie. New edition. Shanghai: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, 1926.

⑦ 橋本萬太郎，客家語基礎語彙集。日本：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，一九七二年。

差別主要在於成分的次序不同。所以他們學習的時候，就把兩個字的次序倒過來，說成“ t'ai 風”，保持“颶”字陰平的讀法。至於說吳語、粵語的人，因為本地話跟普通話差別很大，比方上海的“颶風”跟“風潮”，寧波跟舟山的“風水”，溫嶺跟溫州的“風癡”，廣州的“風舊”，高明的“風颶”，他們學習普通話，就要把“颶 [t'ai] 風”折合成本地話，因此說出來上海的 [dɛr fɔŋ]，椒江的 [deɹ fɔŋ]，廣州、香港、澳門均市區的 [t'oi fɔŋ] 等等“新方言”。

方言容易受優勢方言，尤其普通話的影響，調查時必須請能說地道本地話的發音合作人，光會說“新方言”是不夠的。還有，在詢問的時候也不排斥適當的提示。有時候，光記錄第一個反應是片面的。要是這反應跟普通話相同或接近，不妨追問一句，還有沒有別的說法。這樣子才能問出真正的本地話來。

伍 風舊與風颶

上文第貳節 C 條〈南越志〉云，颶風“永嘉人謂之風癡”。N 條〈湧幢小品〉云，溫州的風癡“二廣則謂之颶風”。“風颶”見於 L 條〈顏臣〉與 M 條〈荔鏡記〉。現在廣州說“風舊”，高明說“風颶”。Q 條〈潮州府志〉說“〈南海志〉所稱舊風”也是颶風。R 條說潮州“山有瘴而海多颶”，跟 V 條〈吳志〉所說“蒼梧、南海，歲有舊風、障氣之害”相符。c 條〈番禺縣志〉的結論是：“廣州所謂打風舊，……即〈吳志〉之言舊風也。風舊二字甚古，俗寫風舊為風颶，不知舊為本字耳。”該志的編者以為風舊是風颶的本字。

限于當時的音韻學水平，前人對如何論證本字，並無適當要求，有時滿足於“一聲之轉”。論證本字首先要講通古今音變。上文假設閩語的“風 [t'ai]”與吳語“風 [ts'i]”的本字是“風癡”。“癡”字在〈切韻〉系統是“徹母之韻平聲”，從“徹母之韻平聲”到閩語的今音 [t'ai] 與吳語的今音 [ts'i] 都是正常的演變。“風 [t'ai]”與“風 [ts'i]”的意思都跟書上的“風癡”一樣，都是說的颶風。上文已經舉了“風癡”的出處。

風舊與風颶的關係，跟風颶與風癡的關係不同。這裡先說幾句關於本字的話。

口語里的字是音義的結合體。比方“他說的話字字分明 | 他說的話我一個字也聽不清楚”。著於竹帛，把話寫下來，立此為據，寫下來的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：字形體現音義，音義寄託在字形上。研究本字就是研究字的來歷。研究的對象可以是“音義的結合體”，也可以是“形音義的結合體”。閩語“風 [t'ai]”的 [t'ai]，無論寫颶、寫節、寫胎或者寫不出漢字，吳語“風 [ts'i]”的 [ts'i]，寫癡或者寫不出漢字，都可以研究來歷。有時“考本字”是比較方言推定古音；有時“考本字”還要給“有音無字（有音義無形）”找個合適的字形。這個字形，最好還有合適的書面上的依據，就是平常說的書證。研究出來的本字，可以是某部書里的某個字，也可以是某個音，沒有合適的字可寫。合適的字，並非唾手可得，有時可遇而不可求。至於遠古的語言，尚無文字，那就只能構擬古音了。

論證本字要利用文字（形音義的結合體），又不受字形的束縛，用來講通古今音變。有人面對現實的文字，嫌文字表音不明白；沒有現成的文字，又嘆息連考古的依據都沒有了。上一段籠統的話，只求點出語言與本字的關係而已。

現在回到本題。閩語的風颶與吳語的風癡可以通過正常的演變，追溯到共同的來源。風舊與風颶，不能追溯到共同的來源。“舊”字與“颶”字的關係就好比方言研究裏說的“特別字”（音韻地位特殊的字）。這裏舉“桶”字兩音的關係，“濺線韻”字與“潰輪韻”字的關係為例。

本節下文用星號 * 表示構擬的古音（〈切韻〉音）。

星號 * 後用 \square ‘ \square \square ’ \square ，表示古音的平上去入四聲。

【〈廣韻〉董韻】桶，木桶，他孔切 [*t'uŋ] 〇〔北京〕桶子 t'uŋ⁴⁴ tsj⁴⁴ | 水桶 guei⁴⁴ t'uŋ⁴⁴

【〈廣韻〉董韻】桶，木器，徒惣切 [*t'duŋ] 〇〔溫嶺〕桶變音 duŋ⁴⁴ | 水桶 ɕy⁴⁴ duŋ⁴⁴

【〈廣韻〉線韻】澆，澆水，子賤切 [*tsien³] 〇〔北京〕澆濕了 tɕian⁵⁵ ʂɿ⁵⁵ lə⁵⁵ | 〈集韻〉澆又作淺澆

【〈廣韻〉翰韻】澆，水澆，則盱切 [*tsan³] 〇〔溫嶺〕澆盪爻 tɕɛɿ⁴⁴ lɛ⁴⁴ fi⁴⁴ | 〈集韻〉澆又作淺澆

北京的桶字與溫嶺的桶字雖然形與義都相同，但語音來歷不同，依〈切韻〉系統，北京桶字來自透母董韻上聲[*t'uŋ]，溫嶺桶字來自定母董韻上聲[*t'duŋ]，古韻母與聲調都相同，聲母有舌頭音次清與全濁之別，就是[*t' *d]之別。透母的桶字不能追溯到定母的桶字，定母的桶字也不能追溯到透母的桶字，只能認為兩個字本來不同音。因為兩字的形與義都相同，要是不注音，就無法區別透母的桶字還是定母的桶字。

北京說“澆濕了”，溫嶺說“澆盪爻”，句法與意思都一樣。“澆”字精母線韻去聲[*tsien³]“澆”字精母翰韻去聲[*tsan³]，聲母、聲調與韻尾都相同，介音與主要元音有別。（依傳統等韻，“澆”與“澆”同是山攝開口，有四等與一等之別。根據〈方言調查字表〉關於等的調整，是三等與一等之別。）線韻的“澆”字與翰韻的“澆”字的關係跟桶字兩個音是的，也得認為是兩個字本來不同音。

在現代方言里，兩個桶字透母與定母的分布不同，澆線韻字與澆翰韻字的分布也不同。這現象不是新起的，古已有之。玄應〈一切經音義〉《靈書集成》影印《海山仙館靈書》本卷三132云：

澆又作澆淺二形，同子旦反。〈說文〉：“澆，相污澆也。”〈史記〉〔卷八一〕“五步之內，〔相如請得〕以頸血澆大王衣百袖本影印黃善夫本衣作免”作澆張守節《正義》音贊。江南行此音。山東音澆，子見反。

“子旦切”與“音贊”都相當于〈廣韻〉的則盱切。“子見反”相當于〈廣韻〉的又音“作甸切”。

用桶字兩音透母與定母的關係，澆線韻字與澆翰韻字的關係，來解釋“風舊、舊風”的“舊”字與“颶”字的關係，也許是個可行的辦法。

【〈廣韻〉宥韻】舊，巨救切 [*giu³]

【〈集韻〉遇韻】颶，其遇切 [*gio³]

在〈切韻〉系統里，“舊颶”兩字都是羣母去聲；一個宥韻，一個遇韻，都是三等，兩字都有[*i]介音，只是元音有[*u *o]之別。在現代方言里，廣州的 [foŋ⁴⁴ kɕu⁴⁴] 可以通過正常的音變追溯到“風舊”，高明的 [foŋ⁴⁴ ky⁴⁴] 追溯到“風颶”，上海的 [dzy⁴⁴ fuŋ⁴⁴] 追溯到“颶風”。在〈切韻〉以前，我們無法把“巨救切”與“其遇切”兩個音追溯到同一個來源。因此，我們只能說，風舊與風颶，舊風與颶風，意思相同，語音本來相近，後來在不同的方言里演變得差別很大了。

陸 風癡與風颶

溫嶺“風 ɕts'ɿ⁴⁴”的 [ɕts'ɿ⁴⁴]，從古今音變推論，來自〈切韻〉系統止攝平聲的“清、初穿二、昌穿三、徹”四母字。現在根據〈廣韻〉，列舉有關小韻的反切如下：

	清	初穿二	昌穿三	徹
支開	此移切	楚宜切	叱支切	丑知切
脂開	取私切		處脂切	丑飢切
之		楚持切	赤之切	丑之切

脂韻初母與之韻清母無字，所以一共只有十個小韻。其中有兩個字跟“風”字的組合，有可能是現代吳語“風 ɕts'ɿ⁴⁴”的來源。丑之切有“癡”字，“風癡”上文已經討論過。楚持切有“颶”字，注云“風也”，“風颶”見于〈廣韻〉注。從表二裏四個字的音義對比，可見“風颶”就是大風。

表二

	平 聲	上聲/去聲
一等定母	〈廣韻〉豪韻: 颺, 大風, 徒刀切。	〈廣韻〉皓韻: 稻, 秔稻, 徒皓切。
三等澄母	〈廣韻〉尤韻: 颺, 風颺, 直由切。	〈集韻〉宥韻: 柚, 稻實, 直祐切。

表二裏四個字音的關係從表左與表頭可以看出。“颺”字兩個音同義就好比“稻”字與“柚”字同義。“秔稻”與“稻實”的差別只是表面上的。實際上閩語的“柚”相當于官話與吳語的稻,客家話與粵語、贛語、湘語的禾。稻與柚在語音上有一三等之別,閩語澄母讀如定母,所以有人乾脆把柚寫成稻。稻與柚的關係就好比上節所說澣與澣的關係。美中不足的是稻字上聲,柚字去聲。其實從現代閩語柚字的聲調看,也是從古上聲來的。請比較“柚矜舅舊”四字在四處閩語方言裏的音。

	福州	廈門	泉州	潮州
柚	tiəu ²	tiu ²	ʰtiu ¹	ʰtiu ¹
矜	keiŋ ²	kim ²	ʰkim ¹	ʰkim ¹
舅	kieu ²	ku ²	ʰku ¹	ʰku ¹
舊	kou ²	ku ²	ku ²	ku ²

古音“舅”字全濁上聲(〈廣韻〉其九切),“舊”字全濁去聲(〈廣韻〉巨救切)。福州與廈門古全濁上聲今歸去聲,所以這兩處“舅舊”兩字今都讀陽去。泉州與潮州古全濁上聲與去聲今分讀陽上與陽去,所以“舅”字陽上,“舊”字陽去。“柚矜”兩字在四處閩語方言的聲調表現跟“舅”字相同而跟“舊”字不同,可見“柚”字古音當在上聲有韵除柳切,“矜”字當在上聲寢韵渠飲切。〈集韻〉把“柚”字歸到去聲宥韻,把“矜”字歸到去聲沁韵巨禁切,根據的是古全濁上聲歸去聲的方言。附帶說一下,“矜”字分布的範圍比“柚”字廣得多,因而“矜”字古音是上聲的證據更多。參看拙作 1985 〈語文論衡〉所收〈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〉133, 元載〈中國語文〉1980.17。

“風颺”折合成溫嶺話是 [ɕfuŋ-ɪr ɕtsʰɿ-], 跟“風癡”同音。單就吳語說,“風癡”也可以寫成“風颺”。就吳語閩語比較說,“癡”字徹母,閩語古知徹澄三母讀如古端透定三母,“癡”字跟閩語 [ɕtʰai] 符合;“颺”字初(穿二)母,閩語初母一般讀 [tsʰ-], 跟閩語 [ɕtʰai] 不符合。〈顏氏家訓·音辭〉有一段話發人深思:

梁世有一侯,嘗對元帝飲譔,自陳“癡鈍”,乃成“颺段”。元帝答之云:“颺異涼風,段非干木。”(〈廣韻〉鈍字徒困切,段字徒玩切。)

〈說文解字〉新附“颺”訓“涼風”。〈廣韻〉換韵“段”訓“又姓……”〈風俗通〉云:段干木之後”。梁元帝的意思是說:某侯口裏說的颺不是涼風的颺,他心裏想說的是“不慧”的“癡”;某侯說的段不是段干木的段,他想說的是“遲鈍”的“鈍”。梁世有一侯把“癡”說成“颺”,不免令人設想,〈廣韻〉所據語料可能把“大風”的“風癡”記成“風颺”。除〈廣韻〉注外,“風颺”未發現實際用例。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稿